

分門史志通典治原之書

八

兵制

兵制

總序



前漢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瓜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智而不特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定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仁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義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一象地因天秩而制五刑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改市市其所歸來者上矣自

黃帝 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堯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戰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一同百里提封方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方井定出賦六万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方井定出賦六十四万井戎馬四万匹兵車方乘故稱方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衰法度墮齊威公任用管仲欲定卒伍修甲兵以速得志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卒伍定虛里軍政成虛郊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二伯之後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治兵之事皆失其正戰國稍以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

角抵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惟孫卿明於王道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故可變而詐也仁人在上爲下所印何可富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若夫敘繇作士亦夷猾夏寇賊戮死刑无所用所謂善師不陳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也齊桓南服疆楚北伐山戎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因城出亡父老赴秦號哭請救遂走吳師所謂善敗不亡也若秦因四世之勝任用白起王翦禽猗六國以并天下卒隸之徒還爲敵讎果共軋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士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苟周並至孫吳商之徒皆身誅戮於前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然矣漢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聖英雄以誅秦負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

陸鄲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率焉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者文德之輔助文之所加者條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唐書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宜以苟利越便至於无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玉帛不復至於府立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育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云云於上

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兄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云

通典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輔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秦政郡縣編戶制度可採唯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驍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二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續重自奉朝請兵皆乞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紹晉之王敦桓

皇齊陳達王敏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高澄朱榮高歡之類是也其誠失其宜也唐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唐君集覆高昌其力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片侯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筭為國家之永圖元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則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契丹剪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之而言萬籠錢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一師安祿山統東山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弊為祿秩於是驍將銳士喜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

元邊陣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蒙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起事理不得不然也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俟擊刺之宜足趨鵠鶴之勢隨地形

而變陣焱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傾刻之間事繁目多以
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
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軸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
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
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况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

史志

唐兵志論一代之制

南北衙兵及諸衛兵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

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
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
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
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一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
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
衛將軍號飛騎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
武后改百騎曰千騎高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武宗以萬騎
平韋氏為左右龍武軍開元末上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

教千人高宗起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

神武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摠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

衙前射生手又曰殿前射生手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摠號曰左右

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

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

祭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衛軍

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

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

應軍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自是浸盛分為左

右兩軍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

置使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軍虞候主不

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

厚賞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

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

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

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市人補之名隸籍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戰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威最盛摠曰左右十軍矣

通典

論歷代之兵

老聃管子班固言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

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魏惠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齊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善之銳士秦之銳士

不才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此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循百僚各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陣不戰者也齊但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昭王遭闔廬之禍國威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奪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讎敵疾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管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制器選士政教服習備知天下明於若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入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

知凡十三條

漢南北軍 宮城南軍 京城北軍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

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大抵漢宮城門外為南軍京城門內外一作為北軍古者前朝後市一

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

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也南軍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

廣云衛尉寺在宮內胡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

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勃欲入北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橋內勃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

為呂氏古祖為劉氏左祖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

衛尉死內相國產殿中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以此知

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也又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

主之北軍營壘之事至光武變為北軍中侯後百官志北軍中侯

五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丞尉武道左右中侯尉秦官乃

壘兩尉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五武庫都廂四令丞都尉武軍有三丞中

而中尉所職乃徵巡京師現上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

也百官表古者環衛之職有二等宮北則領貴游子弟天官百官表

好說在宮正則領官徒役事宮正可攷也其

漢制則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欤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衛郎中

然均是宿衛百官表掌宮殿殿門戶有丞故百官表百官志皆以冠之衛尉

之前百官表百官志光祿勳衛尉而陳先生兵制遂以之編入南軍

也按郎中令武帝更名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亦有衛士八十

一人後百官志光祿勳掌三獻其屬官則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

騎五官中衛尉一人士五官郎九郎言皆士更直中郎有五官左右

三將如淳注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百官表至武帝又置期門

羽林屬焉期門掌勒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和元年更

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又取

羽林郎乃武帝選六郡良家子為之亦主宿衛各有中郎將主之百

士羽林中郎本注曰主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羽龍西安定北地

養之羽林為羽林孤兒現上又有羽林左右騎此光祿勳所充之兵

也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主羽林右或曰以光祿勳為南

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也表云議郎中烏可以軍言曰守門

戶充車騎現上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言帝胡為出之擊羗也

見前漢兵 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城門設屯衛兵初不過諸

郎與北軍爾後禮儀志變事謂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黃旗羽

初不及衛尉之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士同為南軍事出一躰

北軍 漢初北軍亦是番上與南軍同第南軍猶調於郡國

與調衛工北軍 為調於京師如唐之北衙兵姑以謂北軍之父子充之爾唐志

衛者備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

遣歸其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謂北自禁旁民棄腴田分給之

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何以言之京輔兵卒尺屬中尉而北軍又

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

中尉之所掌也黃霸為京北尹坐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貶

秩黃伯備中京北尹坐發騎士詣北軍不適士貶之軍與貶即此推

之京輔兵卒番上北軍又何疑焉然自武帝窮兵至於中尉之卒遠

擊南越元鼎六年發龍西天永安定騎士及中尉向南河內卒征西

便令征西夷南差平之至相御州南越破得口嘉首馳義侯遣共未及下上

中之悉定越地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人

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乃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並七為八武帝北軍之制也官表雖不明言八校為北軍然攷

五代之營即八校之也唐志中壘省中壘但中壘

侯一人 監五營 故東漢累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正北軍也

然自八校之創而北軍始有調兵蓋不專取於京輔番上者矣南軍

守宮北軍護城雖漢舊制然國有大變則北軍亦繞宮屯衛注見前

官志亦有五校之兵為宿衛之兵云注見上

唐兵三變 府兵曠騎藩鎮之兵

史志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

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為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

諸府之兵府有郎尉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

皆有將軍後更曰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發自

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得兵三十万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

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開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

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

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

察戶口勸課農桑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又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請募士自衛號曰彊弱分隸十二衛摠為六番自天寶以後彊騎之法稍變士失折衝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其後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石等能受甲矢初府兵之置無事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火業而將帥所以防微杜漸絕高祖去粟布編盛武

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自地又有甲兵財賦以本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摠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皆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摠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摠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如謂之節度使然猶未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朔方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起誅賊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其它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唐兵志

立軍之制 管子軍政司馬軍制

通典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師皆中

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一十五人為
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管子言於齊桓公作內政而寓
軍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國子之里為公之里以為三軍擇其賢
人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
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
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
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
二百人為率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族鄉良人率之五鄉一
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
國子之鼓春以田曰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
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同
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
心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无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
建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一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
一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曰一二百五十隊餘音為擗音

五之步壘守地六
也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

八十步正門為擗音

古之六韜五屬金鼓府藏輜積皆中軍

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
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
大陣各減一人以為一陣之部署卒一軍則千軍可知一說凡立軍
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曰伍伍人為烈二烈為火五火為隊
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

論將 晉侯謀帥 漢文論將

通曲 春秋時楚圍宋 晉侯將救之於是平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邾穀可臣亟聞其古矣閱禮樂而崇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
使邾穀將中軍邾臻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栾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荀息父御戎魏犢為右終勝楚于城濮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
趙 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
此子徒能讀其父書使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與秦軍戰

死軍敗數十萬衆降秦秦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已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知尽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其衆上功幕府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救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為衛尉而程不識亦為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无部伍行陣不擊刀以自衛幕府省約束文籍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軍不得休息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无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為之屯。 程不識 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之略亦多樂從廣程不識

馮唐之論將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 前本贊 上嘗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益辦耳 韓信傳 煬帝之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聞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隋書弼傳

撫士 春秋戰國漢唐用兵

通說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又晉声子詣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尊食師陳楚次明日將行歸者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果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戰國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取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瘧者只起每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歟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羅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成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鴈中帝使使赦橫罪而乃足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二千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一客穿其家旁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實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行軍。

疾者親自瞻省軍中事。一。未嘗一日。餘。

勤苦故皆為死戰。皇甫。地。意。中。知。節。監。

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率兵稱臣輔魏室為亂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為諸葛公死無限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成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勸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悅以悉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忠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招集戰士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者藏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

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至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兵機 兵機貴速不涼則死

通鑑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議說公曰呂布勇而无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逢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伐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其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必安營自固然後交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觀塵而遁。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宣王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亮。八百里去吳平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六到達又告。舉。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柵以竹固宣王度水破其柵遂斬之

甚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據王東少唯登子上連結也事又變成其禍難測所是速戰者欲復登子謀之未就其未

深散敗兵事耳果大敗之。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之會又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幸太宗曰本以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今天下今遇小敵便則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躡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取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宋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塢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徒氣沮无敢進戰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內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質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无攻具輕騎騰遂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剋也

地形不可專守險以求勝

通典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飢飽勞逸地利為寶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幽穢垣墉溝澗此車之害地也有入無出長馳迴趨大阜深谷湊湊壘澤此騎之敗地也候視相及限壘分川斯可以縱弓弩聲塵既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奮矛鋌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蔣潢鬱蒼則必索其伏平坦則方布活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專守險而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達為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嚴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

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

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

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
血一死一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火攻 縱火焚敵足以勝敵

通典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光燒斷葭葦用絕火勢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崇梁眾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曉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克荊州得劉琮水軍公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別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一萬連船艦首尾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千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裏以惟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舡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舸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燦爛張天人馬燒弱者其眾軍遂敗退。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勢老營因而奮擊羌將姚襄大敗走之。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易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合置戍而還。隋文帝時高潁猷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常行其冊由是陳之弊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溫懷火直抵敵營一

亂急而乘之 置瓢中

瓢賦四孔繫瓢於野猪。敗火發人會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使台繫野雞項下針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語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警以擊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水攻 因水制敵足以破敵

典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苜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苜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但曰漢兵遠關窮兵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切。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苜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之。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陣韓信了夜令人為萬餘。張以雍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苜苜不勝還走。直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淮囊水大至龍苜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苜水東軍遂敗走後漢章帝將兵三萬討先零者

為羌胡所圍糧食之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為立橋以為捕魚而
潛從橋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剋之陳閔中守陳寶
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
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柵音栢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來兩岸寶
應數挑戰昭達按劍甲不動俄而暴兩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
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剋定閩中○陳將歐陽紇據嶺南
反陳將章昭達督眾軍討之紇乃出柵涯口多聚砂石以竹籠置于木
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栢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
沿行水中斫竹籠籠蔑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眾大敗因而擒紇
○大唐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背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洛水上流
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遂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
死者數十餘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于突厥悉虜其兵眾河
北平○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
停停待水退靖為孝恭曰兵者此人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
勿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八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准
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
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眾莫不震驚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
公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
私焉

車戰 馬隆馬燧戰車之利

史書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前昆錯傳晉武帝遣馬隆
伐危戎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且戰且前轉戰千里
本傳 房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
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唐本傳馬燧為戰車冒以狻猊象
列戟于後行以戟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本傳

馬政 監牧之制起於近世

史志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
呼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五牧之制始於此其
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

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騏驎六曰天苑揔十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函涇寧間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其地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萬歲掌馬以恩信行於隴右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忠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得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毛仲既領閑廐馬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萬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

言馬於河東朔方

牧之既雜胡種馬

太宗

萬計王侯將相然或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

也號名為印自初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戶

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二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摠

十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

須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

兼上房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抵至鳳翔又

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

皆沒矣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

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閑輔馬

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

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錄京度

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

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千

一 附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二年以

茶少以地為隴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

千二百費田四

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關訟茂宗所奪由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
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
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
銀川馬士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
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害畜牧無它恙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關不復可
紀唐史志

教閱 三時農務一時講武

史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
西秋治兵以徠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前漢刑法志

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
鐸鑼鈇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冬教大閱

記月令季秋乃教田獵以習五戎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角力**田制**司馬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郊特牲**春官簡其車

城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
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
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

以罕書也注大簡兵車使可任用而罕之十上

從謂之蒐二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

亡安不忘危國威六年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匡道

周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子路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前死禮

錯言兵事二曰卒服習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之過也百

不當十後陳蕃傳蕃疏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唐魚朝恩傳朝恩

聞赫廷玉善布陣請觀之廷玉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

恩歎曰吾知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王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鄭子

傳子儀奏願陛下付臣以訓兵禦侮上書曰臣惟陛下制勝力非

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方小

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

守必全長久之策前傳林疏記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

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願陛下不違時令

單陣 春秋歷代戰陣之法

太宗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

鵝鶴九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唐禮樂志

左威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弥以中軍奉公

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弥縫威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季梁曰

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左右无良焉必敗莊十一年

皆陳曰戰子魚宋及楚人戰于泓司馬僖二十二年曰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也不鼓不成列襄二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昭元年晉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仁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程

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穀七年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以晉十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季也

口擊趙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陳志諸葛亮佳言

在在委文成平二年帝戰陣之法十有餘

共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本紀唐高宗御武成殿

有三陣負半千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弥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

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卒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

兄得人之和為人陣帝曰善本傳武王問太公天陣地陣人陣太

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

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人用文用武謂之人陣太公

六韜雲象之陣同上運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

陣兵鈐無要正正之旗无擊堂堂之陣孫子彼以直陣來我以方

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黃石公

蛇盤為四奇也天風雲為四正太白陰經

諸儒攷論

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

也故其為法

所

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已求勝敵

不可敗而已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

在必勝煩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

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

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

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矣使天度而無奇則千

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座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

能及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

五人為伍五伍為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為一隊二百五十取三焉

而為一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

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及其

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十

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陳法不復三代其後諸

獨識其遺訓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

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以為不可敗而

之制其可謂難哉而易曉也

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百里為連連有長十

為鄉鄉有長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

萬人如臂繩如畫其為踈暢洞達雖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

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者昔者賞讀左氏春秋以為立明最好

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

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

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必驟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

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兵

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厭晉壘而戰陣百為行

行百為陣行陣皆徹无有隱蔽接桴而鼓之勇法尺應三軍皆謹

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

繁簡之宜以取也此而三代之什伍之數与管子所以治齊之

月而

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

有所必勝矣

奇馬有

而有獲禽之奇也

鳥 鷓莫邪奇於

陰陽之

父 為電薄霧而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

為霜雪

吐 兵亦然嚴溝壘盛

身 而中者維山航海

剋期而戰此兵之

身中者維山航海

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

典治原之

第七

施減死之令晉氏平吳命賈充大明刑憲宋齊方駕輜其餘軌

喜怒道朕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若隋高祖之揮刃

辜齊文宣之輕刀纒割此所謂疋夫私讎非關國典愬約所製無刑

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略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唐刑法志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

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

皆欲民之無犯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責賤之等

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

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

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篇為十有一篇一曰名例二曰

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

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

笞之為言耻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

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

也三曰徒徒者奴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圜

士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通典前志曰夫人有生物之最靈者也然而瓜牙不足供其欲趨走不足避其害無毛羽以禦之寒暑必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能勝物羣而聚之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人既羣居不能無喜怒交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理興矣則於百度其最遠乎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鑕繫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又曰鞭扑無施於家刑罰無廢於國征罰無偃於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耳歷觀前躅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在乎無私絕濫不在乎寬之與峻又病斟酌以意變更屢作今摺撥經史該貫年代若前賢有誤雖後學敢言亦庶幾成一家之書爾前伐摺紳之徒多設三皇之言又不載其刑法故以五帝為首云

史志

前刑法志論三典之法 輕典中典重典之制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

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亂刑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跽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園宇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春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周道既衰穆王耗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斷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二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晉刑法志論五刑之制 畫象五刑三典三宥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

違五帝畫像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鯨者卓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斷者墨其躬犯官者雜其纓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二千勢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

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之法司馬法或起甲兵以仁不義廢
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唐刑法志論代之制

高祖太宗高宗元宗

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

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
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元宗初勵精
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
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
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
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
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无所稱焉

通典論虞周之制

舜之五刑周之八辟

虞書大帝謂皋陶曰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人協于中時乃功茂哉周制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
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
然後聽之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即磔于甸人而无宮刑

本八

二二

罪即織劓亦告于甸人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眾弃之
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法者御人之術勸也吏者轡
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術勸以官為
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也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
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
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姪亂男女无別
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
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
正以呼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自寇蹙纓盤水
加劔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曰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
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
吾遇子有礼矣是曰刑不上大夫刑法篇

分類凡十六條

象刑 三皇設言五帝畫象

史志

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

晉刑法志

公羊 襄十九年孔子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世順機
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傳去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時人尚
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屨復也下刑墨幪
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
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

贖刑 虞周漢魏南北隋唐

通典 刑制刑典有全作贖刑及周穆王訓夏贖刑之法作呂刑五
罰之疑有赦墨辟罰百鍰劓辟罰二百刑辟罰五百宮辟罰六百大辟
罰千鍰至**漢** 變法令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漢 除收斂令罪疑者與人刑罰太省**景** 帝定律吏坐贓者奪爵无
爵罰金二斤**宣** 帝使陳寵校律令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七
十九贖罪令廷尉集可施行者**魏** 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又依古義制
五刑贖刑十一罰金六兩武帝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在官犯罰
金悉入贖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十斤男子十六疋其
後除贖罪之法**漢** 武帝定律令坐過誤罰金犯二歲刑者有官者贖犯

一歲刑者無官亦贖**成** 帝制刑以中緡代贖金无緡之鄉准緡也
錢 後周武帝定贖金之制贖杖刑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金六兩至十
兩贖徒刑流刑死刑金至二斤**隋** 文帝定新律應贖者以銅代緡答者
銅一斤杖者十斤徒者二十斤至六十斤流者八十斤至百斤死者百
二十斤煬帝贖銅加三倍杖百二十斤徒一年者六十斤流者二百四
十斤死者三百六十斤**唐** 高祖約法十二條惟殺人盜叛者死餘並蠲
除此歷代輕重之制也

五刑 虞舜成周刑罰之制

通典 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金作贖刑責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是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禮秋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
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憲
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

之其能改者反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于園土者殺以嘉
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
諸嘉石役諸司空小司寇以五刑聽獄訟附于刑司刑掌五刑
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肉刑 大禹殷周五刑之制

通典 五刑墨罪五百宮罪五百劓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墨

者使守門黥面入无劓者守闕以醜兒宮者守內入道既絕則者守

囿驅禽獸鬻髮者守積王之同族下如宮刑頭而已凡王族皆於

穆王身國百年旒荒刑而疾亂忽荒言百年大用賢以揚名命呂侯度

作刑度時代訓夏贖刑穆王命呂侯作書訓輕墨罰之屬千劓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多於初制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一五及

史志 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前志

董仲舒傳曰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
揚先知篇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

加肉刑 商鞅增鑿金顛抽脇法

史志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脇

鑿身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

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

塞路圜圍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前刑法志

除肉刑 漢文除肉刑用笞法

史志 孝文十三年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願沒入

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今法有肉刑三

而姦不止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夫刑至斷支躄刻肌膚終身

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是後有輕刑之名實殺又

後崔寔傳文帝雖除肉刑笞撻者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實殺之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以此言之文帝以嚴致平非寬致平也

定笞法 外名輕刑內實殺人

通典 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挈律令宜除

之擊子也秦法一罪疑者與人從輕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具寬又

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重元者元為城且春以完易

代劓以鉞左右趾代則今既曰完矣不復去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且春當劓者

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答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

謂殺人而自首及更受賕枉法受賂者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今謂

得免罪者也論名而人非罪人獄已決完為城且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

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隸日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

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

主司寇其士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者斬右趾

故入於死以答五百代斬右趾答三百代劓答數既多亦不活也

減答法 生刑又輕人易犯之

通典 景帝制改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又以

答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百其定筆令筆策也

也並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答贖自是答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

輕又易犯之

立三族法 秦文公武公初立此法

通典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武公三

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

壘三父發太子而立山子為君除三族法 高后除三族罪武公言令

史志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

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溲其骨肉

於市其誅謗詛者又先斬右趾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

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武公言令前刑法志

刑書 子產相鄭而鑄刑書

史志 鄭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

難乎前刑法志

鄭昌上疏曰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公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效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本傳

三章九章 高祖蕭何改定法令

史志 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繁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茲於是蕭何攬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前漢志

十二條 唐高祖約法十二條

史志 唐高祖初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 唐志

詳讞 周漢之法詳審輕重

通典 周易噬嗑卦去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又豐卦曰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侂也侂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變周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皆請決平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

者讓長皆慙而返兩弃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

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理之也

反報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

庶人獄訟之中中謂罪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刺殺也

又訊之聽人之所刺者以施上服之刑省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

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耳聽觀其耳五曰目聽觀其目六曰色聽觀其色七曰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

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也淺深俱有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尺之

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大司寇之屬棘木之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公會其重朝三公以獄之

朝右聽公侯伯子男之外朝也左棘木之下棘木之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公會其重朝三公以獄之

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則刑宥寬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遺忘穆王作呂刑曰兩

造具備師聽于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五辭簡于五

刑五辭簡核信有罪五刑五刑弗簡正于五罰下簡核謂不應五刑以贖五罰弗

服正于五過五過不從罰免五過之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或行貨同官位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

所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无不聽者

皇乎聽獄乎皇猶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

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

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

所以生之不得其以生之乃刑殺焉漢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

決使有罪不論无罪久繫自今已後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

其罪名當報之當謂處斷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且為奏附所當

比律令以聞景帝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

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罪矣假令

其理不當所讞欲令理獄者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

意四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以貨賂為市朋

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无謂也諸獄疑

若雖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一贖反也宣帝置廷平負四人

使平刑獄

措刑 歷代德化致治之效

史志 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謂刑法

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富盛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乎仁

哉前本贊自建武永平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

後志元宗時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鳥雀不栖

至是鵲巢其庭羣臣賀以為幾致刑措唐刑法志

書大禹謨帝曰皋陶惟兹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刑期千无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

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

董仲舒傳武帝制策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仲舒對

曰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唐杜篤傳太宗守之以文躬履節儉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

赦宥 周官三刺三宥三赦

通典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去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甚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罪惟倍剕辟疑赦其罪倍差言辟疑赦其罪六百鍰大辟宜赦其罪千鍰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登賢位赦漢文帝以代王繼統大赦天下自文帝而下君即此皆有赦

立太子赦漢高祖二年六月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 景祐四年夏立皇子榮為皇太子赦天下 唐高宗即位赦後惟立太子立

后封禪大赦餘不見有赦

郊天赦文帝五年始幸雍郊見五帝赦天下

明堂赦後漢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于明堂其令天下反逆皆赦之 肅宗建初二年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和帝永和五年宗祀五

帝于明堂大赦天下

數赦武帝即位建元元年春二月 元光四年五月地震 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元朔元年三月 二年三月 六年二月 元狩三年五月 元鼎元年夏五月 五年四月 元封二年六月 五年四月 太初二年二月赦陰安邑殊死已下 天漢三年四月 太始四年五月 征和三年五月 後元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二月赦

昔赦管仲曰文宥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天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響也。後漢光

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
慎無赦而已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
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婦兒音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
姦兇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滋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
天下以來不甚赦令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
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諸儒攻論 權時為輕重之法

李太白曰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能有去者非欲殺人欲民
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恤或
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沈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
佐王刑邦國以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
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
之國用中興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殺叛逆之國
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蓋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
豈同苟執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
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
從而急之則魚念鳥獮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篡弒叛逆之國
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狼狼貪難以
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恐
縱急之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太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
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觸前煩苛兆
民大悅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耗荒命甫侯度
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
亂國用重典者邪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奈何以三尺
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不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豈不有
由哉

